

# 长虹桥

CHANGHONGQIAO

※江南韵

※人间事

## 妈妈与稻草

## 拍鸟小记

■单小莺

蓝天如洗，秋日的田野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，收割机欢快地劳作着，沉甸甸的谷粒散发着自然的清香，大片大片黄绿色的稻草，随着机器的远去，铺陈在空旷的田畈里，仿佛一床巨大而柔软的被褥。

妈妈的这块口粮田，面积大约一亩，处在河荡的北端，可能是因为临水的缘故，每年的收成都很喜人，谷粒饱满，谷草丰茂，从来没辜负过家人的期盼。新收的稻谷载回家后，妈妈又匆忙往回赶，这次她是来收稻草的。

“收”，其实是捆扎的意思，左手抓过一大把稻草，握在梢头往下的位置，右手随意抽取几根，往梢头处环绕一圈，顺势打个活结，再提着使劲儿抖抖，这一捆稻草就能够端正地站立起来了。秋高气爽，正是晾晒的好时候，用不了多久，余留的水分就会被蒸发掉，干燥的稻草就可以收进柴房储存了。

在我家，稻草最大的用途，和厨房的那口老灶息息相关，炒菜、做饭、烧水……每一样都离不开它的助力，尤其严冬时节，屋外北风凛冽，滴水成冰，一把把稻草添进滚烫的灶膛，熊熊火光产生的暖热，能够快速驱散小屋里的寒意。

这时候，妈妈总要挑几个头匀称的红薯，用长

柄火钳夹着，轻轻塞进灶膛深处，稻草灰可以把它们慢慢煨熟，变成我和弟弟解馋的美食。这活需要技术，我尝试过几次，都以失败告终，妈妈说我太急躁，煨红薯要用慢悠悠的小火，而不是一个劲地塞稻草，急火和旺火都会适得其反的。理论我能懂，可依旧笨拙，稻草的多寡以及火候，远不是我能熟练掌握的，红薯要么不熟，要么焦糊，所以这项工作最终还得仰仗妈妈来完成。

小小的稻草，其貌不扬，但在美食制作上，却有意想不到的作用。取若干稻草，置于容器内焚烧，悬空一块细密的棉布，下面搁一只塑料桶，把冷却后的草灰捧入布的中央，清水一勺勺浇下去，过滤后的灰汤就形成了，淘净的糯米在汤里浸泡一晚，第二天就可以妥妥地包粽子了。

嘉兴的粽子，馅料五花八门，口味有甜有咸，深受大众的喜爱，而灰汤粽，似乎是不登大雅之堂的，从来没看见哪户店家售卖过，只有在妈妈家的厨房，才能看到它的身影。

刚出锅的灰汤粽，用一根稻草紧紧包扎着，看着有些粗放，等到深绿的粽叶缓缓褪落，嫩黄的内里悠然显现，这转瞬的变化是令人惊艳的。粽子的尖尖角上蘸一点白糖，送到嘴里反复咀嚼，清甜而细腻，夹杂着一丝丝草木的芳香……虽然我的味蕾有些挑

剔，但还是沉醉在这样天然的好滋味里。

从田间到餐桌，稻草最华丽的登场，当属妈妈的一道拿手菜。择过的稻草放进冷水锅，淋入两三滴菜油，煮沸、关火；选上好的五花肉，切成半斤左右的方块，用煮好的稻草一块块扎紧实，入锅焯水；铁锅内倒入菜油，油温八成热时，加入老冰糖翻炒，至糖色微黄，沥干的肉块即可入锅，再依次加入黄酒、姜片、八角、生抽、清水，稻草扎肉就此走完了所有制作流程，接下来就交给时间来炖煮了。

烹饪这道大菜，妈妈有窍门，缠绕一个稻草圈，在猪肉即将入锅前，垫在锅底，防粘与增香，两全其美，事半功倍。上好的稻草扎肉，高光时刻是在出锅那一会：红润亮泽的肉块，跟随着袅袅升腾的热气，款款而出，一根根油亮的稻草，在吸饱了浓稠的汤汁之后，显得更加独特、妖娆，让我忍不住解下来一亲芳泽……妈妈看着我的馋样，眼睛都笑成一湾月牙了，还不忘揶揄我：这姑娘谁家的，又吃肉，又吃草，咋嫁得出去哟……往事历历，言犹在耳。一转眼，我出嫁快20年了，对于美食的追求，已然告别了年轻时的热烈，可妈妈的稻草扎肉，仍是我不变的最爱。

“春播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，田野滋养了秧苗，赠予我们富足的粮食；妈妈滋养了我们，她用微小的稻草，串联起过去和现在，默默延续着她无尽的爱……

※欢喜录

## 煌煌凌霄花

■张偶良

我喜欢凌霄花。我家附近的芦苇汇和月河两地，是最能体现嘉兴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古老街区，也是凌霄花种植相对较多的地方。每逢她的“开花季”，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，我总要去欣赏她的娇艳，闻闻她的香味，拍拍她的美照。

每年的5月至9月，一簇簇橘红色的喇叭花缀于枝头，迎风飘舞，逗人喜爱。盛开的凌霄花，生长时蓄力扎根，开放时热情奔放，摇曳时花枝招展，静默时飒飒芬芳。

你可别小瞧了凌霄花，花型虽小，也很低调，其种植历史却非常悠久。凌霄花之名，始见于《唐本草》。历史上，很多文人墨客对她赞美有加。唐人欧阳炯有诗云：“凌霄多半绕棕榈，深染栀黄色不如。满树微风吹细叶，一条龙甲贴清虚。”形象地描绘了凌霄花在微风下的姿态。清人李笠翁这样评价凌霄花：“藤花之可敬者，莫若凌霄。”

凌霄一词的本意，是指“直上云霄”，也往往比喻人品高洁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，就有一首吟咏凌霄、托物言志的名作：“有木凌霄，擢秀非孤标。偶依一株树，遂抽百尺条。托根附树身，开花寄树梢。自谓得其势，无因有动摇。一旦树摧倒，独立暂飘飘。疾风从东起，吹折不终朝。朝为拂云花，暮为委地樵。寄言立身者，勿学柔弱苗。”诗从反面立意，强调立身当自立，真是谆谆教诲，古道热肠啊。

凌霄花喜欢将枝头垂吊在墙外，随风摇曳着绽放。即使是在最灿烂的时候，也是低调地掩映在绿叶之间，若隐若现，如美人犹抱琵琶半遮面。宋人范成大将她比喻成花中仙人：“天风摇曳宝花垂，花下仙人住翠微。一夜新枝香焙暖，旋薰金缕绿罗衣。”

即使如此，绽放在绿叶间，悬挂在枝蔓中，垂挂在花架上一簇簇盛开的凌霄花，一点都没给人留下张扬、虚荣的感觉，无论是在丰饶还是贫瘠的土壤中，不管是在无人问津的墙根边还是精心搭制的花藤下，她都能始终坚持、努力着向上生长。

世人笑问凌霄花：“煌煌凌霄花，缠绕复何为？”“拚把长缨摩落月，乱飘丹粉染晴霞。”应就是最好的回答了吧。

※忆往事

## 老屋

■沈燕

傍晚，我在楼顶小憩，凉风习习，视野左侧是车水马龙、小轿车风驰电掣，公交车与播报相伴，电动车川流不息。再看右侧，是自己所在的小区，正与夕阳交相辉映。身倚栏杆，恍然中觉得自己仍在老屋。

那是上世纪90年代，爸爸用他双肩挑泥制黄砖换来的钱造的两层楼房，虽然没有装修也没有像样的家具，却是年少时美好的记忆。

我倚着栏杆，看右侧的小河，漾起粼粼波纹，偶尔开过一艘挂桨机船，发出震耳的声响，却是那时水上主要的交通工具。当时我们家里就有一艘，借助它将泥运往砖厂了，这也是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。

河的那边是一条马路，用黄沙和大石块铺筑成的，虽说是通了路，下雨的日子里还是会溅起黄泥浆。记得修筑的那年我刚开始上中学，爸爸还给我买了辆自行车，虽不是小女生喜欢的颜色，却已是爸爸对我上学最大的鼓励了。如今，河对岸的路已变成了柏油马路，即使在昏暗的夜晚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太阳能路灯会一路陪伴着这蜿蜒的乡村小路。

老屋长长的阳台横通三间卧室，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走着背书，于是阳台就成了我背书的场所。清晨伴着曙光，合着鸟鸣，一边慢悠悠走着，一边口中念念有词，走到尽头再折回来，如此循环往复，直至能够背诵完整。有时因为临近上学时间，听到妈妈或奶奶在楼下大声喊我吃饭，我才算丈量完今日的阳台。

长长的阳台也是暑假中留下欢声笑语最多的地方：那时的夏天似乎没有现在难捱，没有空调的日子也没觉得热到无法度日。暑气还未消退的傍晚，我会往阳台泼一些水，待热气升腾，热量蒸发，等夕阳渐渐退却，我和妹妹便将傍晚做好的饭菜，用大篮子一趟趟搬上阳台，然后全家开饭。爸爸会抿一点小酒，下酒菜都是自家田间种的蔬菜，比如蚕豆。嘴馋的我们也会凑过去拿几颗，只是那蚕豆虽香，咬着却着实硬，吃不了多少，我们也就自动放弃了。

待夜晚渐渐逼近，我们的晚饭也吃得差不多了，于是全家开始天南地北地畅聊。有时，爷爷还会给我们讲关于牛郎织女的故事，我们对于星空的了解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邻村的老者第二天还会问：“昨天晚上你家来客人了？”“没有啊！”“那傍晚你们家那么热闹，我还以为你家来客人了呢。”原来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“高谈阔论”惊动了大家。

如今，老屋已经夷为平地，但我对老屋的念想却从未间断。



秋分 朱月祥

※千千情

■朱雅芳

老妈今年68岁，是一位退休老师，工作的时候因为太忙，好多兴趣爱好被搁置，退休后她开始彻底放飞自我，成了周围老人口中“越活越年轻”的典范。

老妈兴趣爱好广泛，阅读、画画、健身一样不落。自从退休后，她的微信朋友圈也渐渐变得色彩斑斓起来。每周一的晚上，大家准能在她朋友圈刷到她画的水彩画，有时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，有时是一株鲜艳的牡丹。每周五晚上，我又能在健身房看到她在那准点打卡，上的课是古典舞蹈。可别看她将近70岁了，那自信的表情，那柔嫩的腰肢，随着音乐缓缓起舞，谁看了都得夸上一句韵味十足呢！

在阳光明媚的大好时节出去旅游，在温暖的午后约上三五好友饮茶闲谈，注重仪式感的老

※茶话坊

■费志民

小时候步行去乡下外婆家，中途要走过一座东西向的小石桥，名叫做孟桥。

相比那些字面浅显的沈家石桥、朱家木桥，或寓意美好的隆兴桥、庆善桥，过孟桥这个名字有点古怪，让我好奇。后屋的叔爷爷识文断字，一个冬日，我缠着在廊下晒太阳的他，问起过孟桥为什么叫过孟桥的话题。叔爷爷抽着水烟边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过孟桥啊，就是那个大读书人孟子从前走过的。”见我呆呆地眨着眼睛，他又用长长的水烟壶嘴敲敲我的脑袋，“小孩子多走走这座桥，读得出书！”

对叔爷爷解释的桥名来历，我自然信以为真。虽然觉得多走这座桥跟读得出书没啥关系，但我也宁信其有。那时去外婆家，不过桥走河东岸的大路其实更方便，可就因为叔爷爷的这番话，后来我常常有意过桥兜一圈，或者直接走河西那条远一点的小路了。

直到小学高年级，有了基本的文化历史知识，我才发现叔爷爷对过孟桥的解释根本经不起推

## 老妈的“无龄感”晚年

妈把家里收拾得整齐干净，将自己打扮得大方得体……这般认真生活的态度，可感染了身边许多老年时尚生活的风向标。

在众多爱好中，老妈最感兴趣的是摄影，从潜水各种摄影爱好群，查阅摄影理论书籍，与摄影知音交流，每周一次报班上老年大学摄影课，再到一对一请老师上门辅导PS等后期修图技能……我每每都惊讶于老妈对爱好的专注。

老妈常和一群摄影爱好者相约去采风，拍了美美的照片后，不亦乐乎地在摄影群、朋友圈互相点赞，这让她体会到了获得感和成就感。

满满的自信和热情，加上对摄影认真的学习、实践，不仅令老妈发掘了自己的艺术潜能，也创造了财富呢，如今她的一些摄影作品不时还会被刊登在本地的报刊杂志上。

之前，包括我在内，身边的不少亲朋好友曾坚

守在抗疫一线。老妈呢，就用手中的相机，和我们一起战“疫”。她的镜头里，有雨夜坚守卡点的民警，有值班吃泡面的护士，有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，有护着食材的外卖小哥……这些“平凡英雄”的闪光点，都被老妈一一定格下来，她用自己的方式在向社会传播着爱的正能量。

我曾在新闻上看到，有老人整天帮子女带孩子做家务，结果终日抑郁寡欢；也看到了“勿需让座”的硬核老人刘增盛；80岁的乌镇“网红奶奶”胡晖……老妈之前也帮着带过三年小孙子，等到孙子上幼儿园后，她就过起了自己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。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是老妈总挂在嘴边的话，体现了她的快乐哲学和年轻心态。

年龄只是个数字，无论人生处在哪个阶段，只要永葆对生活的热忱，就会获得快乐和满足。所以我总会忽略老妈的年纪，她就像一朵盛开的玫瑰，在尽情绽放着美丽。

## 又见过孟桥

敲。孟子生活的年代，江南尚属蛮荒之地，别说他周游列国从未来过，就算到了也无桥可走。我想，叔爷爷不了解历史，定是道听途说、以讹传讹了；又或者，叔爷爷在故意编个故事鼓励我好好读书，若真如此，他还真有孟子的品行呢。

我离开家乡上学、工作后，已许多年没见过过孟桥，对桥名的好奇心也渐渐归于湮灭。

不久前的一个午后，我与妻子驱车行驶在老家一条林荫蔽日的村道上，途经一座水泥大桥时，车窗外忽闪过“过孟桥”三个醒目的红字。原来这里就是过孟桥啊，我尘封心底的记忆刹那间被唤醒，情不自禁地在西桥堍停下车，嘴里还不停地自言自语：“水泥桥肯定是新建的，老桥不会是拆了吧。”

“看，前面不是有座老桥吗？这里还有块牌子呢。”妻子听我念叨老桥，指着南面百米处的小石桥喊我。

“对，这座就是老的过孟桥！”我一阵惊喜。而眼前这块文旅风十足的指示牌，正是介绍过孟桥的。

我迫不及待地读起指示牌来。相传，这条小

河的河东有一名姓过的才子，河西有位姓孟的小姐，两人在杭城同窗三载，相识相恋。后来过家向孟家提亲时，孟家考虑到两家隔着一条约，来回要绕很远的路，便提议合建一座桥，过家欣然答应。不久，小石桥建成，才子佳人也喜结连理。为了纪念这段佳话，便将小石桥起名为过孟桥。

原来，这座普通的小石桥，这个让我好奇的桥名，竟隐藏着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，真可谓鹊桥啊！虽然这只是无从考证、穿凿附会的传说，但仍感觉十分美好。

我们沿着小河西岸的健身步道前行，很快便到了过孟桥旁。这座长约15米、宽仅1.5米的三孔无栏石板桥现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，整体保存完好，平整的桥面仍可正常通行，两侧桥额的桥名等文字依稀可辨。只是，东西两端的石阶已埋入厚厚的泥土，桥东由于人迹罕至，原先的道路被杂草和树木所遮盖。

带着故友重逢的亲切感，我在桥上走了好几个来回，前后左右端详许久，方回到车上。回程中，我仍跟妻子诉说过孟桥的往事，意犹未尽……